



批選合法百將正傳



新鐫批選百將傳合法兵戎事類卷之三

明 東浙 趙光裕克榮甫 批選

趙子玄德卿甫 彙輯

江東 董永遂行吉甫 訂正

鮮 元大化甫 全訂

練川 錢世禎士孫甫 詳閱

新安 高學行之甫 參閱

古歙 吳勉學允貞甫 校刊

姚江 湯大輅邦乘甫 全校

○吳周瑜 字公瑾廬江舒人

周瑜勸權實則備中
為權謀實則備中
興之機

瑜論列曹操可謂
知彼知已

謂天時寒恆又不
習水土此正所謂

曹公在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召群下問計皆曰曹公豺狼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理既不順且得荊州水軍步兵俱下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勢又不敵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挾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乎且北土未安如馬超韓遂在關西皆為操後患彼能曠日持久與我爭疆場乎又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况今盛寒

天地既得

先以降書懈其心
次以火攻奪其魄
人知為瑜之功而
不知實黃蓋啓之

也
以火敗曹兵是以
火佐攻者勝

古今兵法要事

馬無橐草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所患而操皆冒之擒操正在今日願得精兵三萬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從之拔刀斫案曰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為曹公所破遣諸葛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即敗退次江北瑜等在南岬聽部將黃蓋火攻之計取艤艘闔艦數十艘實以薪艸灌膏油于其中先書報曹公欺以款降因引船俱前曹公吏士觀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會風盛猛延燒岬上營落烟焰

謀分蜀之君臣為
三處所見亦是而
權竟不納亦天意
未絕漢也

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公大敗退保陽郡瑜與
備等復共追之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自徑北歸瑜
與魯又進南郡與仁據大江相對遣甘寧前據夷陵
乃渡北岸刺期大戰適為流矢中脅瑜強起行營激
勵吏士仁乃退去瑜遂屯據江陵○劉備領荊州牧
詣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閔張熊虎之
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宜蓋築宮室多美女玩好以
娛其耳目分此三人各置一方使瑜得攻戰則大事
可定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
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

此謀欲取益州劉
璋而大不從願奈
何

英雄又恐備難卒制不納○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
張魯寇侵瑜說權曰曹公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益得益而并
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行
裝而道病卒

按瑜初謀逆曹公竟成大功次謀留劉公使君臣
異處後謀取劉璋潛圖北伐蓋其用兵以計勝者

○吳呂蒙 字子明汝南富陽人

蒙初以張昭薦代姊夫鄧當為別駕司馬權統事料

作兵器裝陰為
并兵之計便見其
有謀

請還龔肅兵此是
慰安降附

以柴道獲敵馬此
是料敵設奇

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并合之。乃陰為兵器作絳衣。行。勝及簡日列陳。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說。增其兵。從征黃祖擒之。○益州將龔肅舉軍來附。周瑜表請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畧。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敵夜遁。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追獲馬三百四匹。軍勢益倍。渡江立屯。擊退曹仁。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因詣蒙。

觀蒙為肅畫五策
則蒙之面取關羽
非一日矣

請夾水口立塢此
即今之敵樓亦防
守一策

蒙曰。君受重命。與關羽為隣。將何計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態虎也。可不預定。因為肅畫五策。肅越席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如此。結交而別。○時蒙與成。南宋定。徐顧屯。次比近。及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上言三將昔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書三上。權乃聽之。○曹公出軍。須需權拒之。蒙請夾水口立塢。置強弩萬張于其上。以備禦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又招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上言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

與甘寧督兵攻皖
以阻操兵勢此亦
伐謀之法

本被書召還乃假
言將攻郝普使鄧
元之招降之此是
因利制權

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乃薦甘寧督前
陣自以精兵繼進攻破之○時劉備遣關羽鎮守荆
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陵任城三郡蒙移書二郡望
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
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蒙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
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被書召還
蒙即秘之夜召諸將授方略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
郝子恭欲為忠義事而不知時左將軍在漢中為夏
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

使元之詐誘郝普
出城附已而陰遣
將據之零陵不煩
兵而下此是陰間
者因其鄉人而用
之也

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又
遣兵相繼于道子恭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
牛蹄中魚翼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移
日而彼城必破城破身死無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
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元之往見
普具陳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
至蒙預敕四將各帥百人俟普出即入守城門須臾
普出蒙迎執其手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
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慚恨入地蒙留孫
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公

勸權圖關羽是蒙
但知為吳不知為

尚存禍難已構宜連蜀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為漢
陽太守總領肅軍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驕雄有兼
并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
南郡潘璋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為
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
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
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
後歆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倍修恩
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
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

蒙欲誘羽撤兵而
陰襲其虛後來一
一如之

此時羽不撤兵赴
樊必不取敗

羽撤兵赴樊荆州
既已空虛而更士
無聞心又且孤窮
焉得不敗乃知用
兵必先自守完固
而又得將士心方
可

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
盡赴襄陽吾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
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
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盡擒于禁人馬數萬
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尋
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
夜兼行每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
遂到南郡傳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約軍中不得干歷人家存恤耆老疾
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

權但知借地為短
不知玄德賴此以
延漢祚正是他長
處

皆無閉心。會權尋至羽還在道。自知孤窮。乃走麦城。西至漳鄉。朱然潘璋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尋卒。○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曰。周公瑾雄烈。膽略過人。遂破孟德。開招荆州。邈焉難繼。魯肅初與孤宴。語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率軍數十萬。水陸俱下。諸將皆請迎之。肅獨持為不可。勸孤急呼公瑾。逆擊而勝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孤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孤嘗比之鄧禹。呂子明少時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出。可次于公瑾。但言論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

勝于魯肅

按蒙請用龔肅薦舉甘寧。是任用有方。設之柴道。創制敵塢。是處置得宜。且誘降郝普。襲破關羽。又經略素定。足稱智將。

○吳陸遜

字伯言。吳郡吳人。

權嘗訪遜。以世務遜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然之。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煽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之。棧文黨多。而任兵少。遜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譟而前。應時

破費棧以得精兵
此所謂散小聚以
成大聚者也。蓋牙
幢布鼓角。正是大
吾部伍以取精銳

遜雖未知蒙面羽
之謀而實與之暗
合故蒙稱其志思
深長

破散得精兵數萬。○呂蒙稱疾詣建康。遜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境而矜其驍氣，陵轢於人，但務屯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之。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佯不許。及見權，權問誰可代。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觀其規畫，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今當用之。」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拜遜為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遺書與羽曰：「前小舉大克，利在同盟。遥慕光塵，思稟良規。夫將軍之勛，足以長世。即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何以加然！操猾虜，恐潛增衆，以逞其忿心。」

遺書謙下自托以
是卑而驕之

願將軍廣為方計。僕書生，疏遲才，不堪事。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其有謙下自託之情，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陳其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為前部，即克公安南郡。○劉備率軍向西，界權命遜帥兵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閉，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諸夷。使將軍馮習、張南、趙融等各為圍。習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計不行，乃帥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

見吳班平地立營
而知必有譎，此知
居易者利也之法

備本水陸並進而後舍船就步已失利矣後旁迫據山並又孤懸焉得不敗

論備始末不可干而今久則疲阻可擊此是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以火攻破備四十餘營是以火佐攻者勝

陵險要實國之門限。雖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荆州可憂。今當爭之。臣觀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令其入五六百里。相持經七八月。諸要害皆為所固守。擊之不利。遜曰。備是猾虜。更歷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任久不得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曉破之之術矣。乃敕各持茅一把。諸軍同時舉發。以火攻之。斬馮習。張南等。破其四十餘營。備窮逼。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軍四面

脩以窮逼。山而遜四面不之則勝。在孫若趙奢先據北山而秦兵爭山。不得上則勢在奢。故勝敗不同。

不救安東而其圍自解。此與周亞夫不救陳倉者相似。

賊之士崩瓦解。備因夜遁。驛人自搭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孫柯別討備前鋒于夷道。為備所圍。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中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雖不救安東。東自解。及施方略。備果奔潰。柯後見遜曰。前實怨不相救。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或孫策舊時。或公室貴戚。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

古今法法... 百哥專卷之三

欲諸將和協以濟國事故不以告君而但自諭解之蓋防禦之時非平常可比

瑾書意欲退軍而遜亦欲退但兵事貴密不可露故不答書而假種莖奕棋以自秘耳

輯睦以剪此虜。僕受主命。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能忍辱負重也。各任其事。豈得復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破備後。權聞之曰。君初何不啟諸將違節制者。遜曰。諸將皆國家所與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賫表奉報。還遇敵邏卒被擒。瑾聞之甚懼。與遜書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豈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當必有口。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賊。專力于吾。

今瑾督舟引退而自率兵馬向襄陽。此是欲退而示之以進。亦退軍之常法。

假書界式以疑文。休吏士以是親而離之。蓋離式吏士之心。非離休也。

又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但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周備。然後退耳。今便示退。賊謂吾佈。仍未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各與瑾定計。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令瑾督舟。船兵便引退。遜徐整部伍。張設勢。以趨船。敵素憚遜不敢干。○魏江夏太守遼武為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相協。遜聞之。假作吞式書。云聞與休結嫌。勢不兩存。欲未歸附。輒以未書表聞。帥眾相迎。更請示期之意。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式惶懼。遣妻子還濟。由是吏士不復親附之。

按遜用兵料敵設奇皆出人意表。呂蒙稱其意思。

深長深得其概

○吳陸抗 字功節孫策外孫

西陵督步闡據城叛降于晉抗遣將蔡貴等赴西陵
 救諸營更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勤苦諸
 將諫曰今及三軍之銳攻闡必拔何事于圍而乃疲
 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
 修備禦之計皆抗所宿覩今有何策攻之且晉救至
 而無備表裡受難何以禦之○時晉羊祜率師向江
 陵諸將皆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
 患假令敵沒江陵所損者小若使西陵失守則南山
 宜棄江陵而必扼
 西陵以知輕重之
 攻此是城有所不
 以而陵守備而不

破江陵之堰以防
 羊祜運糧此是上
 兵伐謀且不墮敵
 計

以舊將易夷兵而
 肇衆傷死此是善
 守者敵不知其所
 攻

諸夷騷動甚可憂慮吾寧下棄江陵而進據西陵况
 江陵完固乎○初江陵道路平行通利抗敕江陵督
 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于中以絕寇祜歆因所遏水
 浮船運糧揚言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堰
 祜至當陽聞堰破乃改智以車運糧甚費功力○晉
 楊肇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賀亡詣肇抗曰賀知吾虛
 實者吾當慮之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
 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統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
 抗命旋軍擊之矢石兩下肇衆傷死甚多肇計屈夜
 遁抗使輕兵擊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階

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將士脩治城圍而還

按抗用兵深沉機警觀其破堰易兵二事真出人

思慮所不及如此用兵何憂不勝

○晋羊祜字叔子太山南城人

晋武欲滅吳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夏祜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吳人開市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歲減邏卒半分墾田八百餘頃初至軍無百日糧及後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數十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不服乃

常輕裘緩帶而不為備由其恩信素結人也

與吳交兵不為掩襲此是全國為上

進據險要開建五城牧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柔懷歸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

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醉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

景未寇祜追斬之美其死鄣而厚加殯斂尚景子弟

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

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來降嘗出軍行吳境刈穀

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江沔若禽獸先為

吳人傷而後為晉兵得者皆還之于是吳人翕然說

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

吳人說服便可不戰而屈人兵

祐以伐吳必藉上流因童謠而用王濬直審勢知凡

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福○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衝力浮渡江不畏岬上獸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聞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為順流之計已而上疏曰今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桂陵並向金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已

以奇兵乘吳之虛此是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吳若退保必自戰此是自戰其地為敵也

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恐况孫皓恣情猜忌朝野不信必不齊力致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軍深入有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憑城之心如此不踰時可破矣帝深納之時議者不同祐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時哉後祐寢疾求入朝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祐曰若孫皓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為後患遂舉杜預自代尋卒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邊

能使吳人亦泣此是素得其心

將士亦泣。襄陽百姓因祐平日遊憩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預因名為墮淚碑。按祐以信義結敵將，以恩德懷敵衆，既不掩襲人，亦不隄防已，而伐吳之計歷歷有條，真曠古賢將。凡握兵符者，宜以為法。

○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

兩言乃萬世志士之準

預博學明廢興之道，嘗言立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稱為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

表還所獲吳衆于皓，此是敵人開閣必亟入之

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別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大舉。預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棋，華推枰歛手力贊，帝乃許之。預陳兵于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晉軍飛渡江也。」吉巢等發伏兵，隨王濬大軍直入樂鄉。

張旗起火以奪賊心，此是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城虜歆而還。又進逼江陵。吳將伍延列兵拒守。預攻克之。既平上流。而沅湘以南至交廣州郡皆望風歸附。預杖節撫綏之時。衆議皆以天暑水瘳。方降疾疫。將起。歆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往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還。○巴丘沅湘之間。衣累山川。實為險固。刑蠻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日無叛。田社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

瀉險通漕。實為萬世之利。

貴要以遠害。乃為將者自保之道也。

帥之列。結交有禮。亦數餽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恐為害。不求益也。立功後。從容無事。晚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解。

按預博洽多經濟。又機警善策。應所稱儒將。非其人歟。

○晉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

武帝謀伐吳。詔濬造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怪獸于船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江中木屑。呈皓曰。

極舟楫之盛。晉人所以威吳。

以大筏去鉄椎以
火炬燒鉄鎖此深
得進水軍之法

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
不聽○濬發自成都吳人于江險阻要害處並以鉄
鎖橫截之又作鉄椎長丈餘暗置江中以拒船濬謀
知其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
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前行筏遇鉄椎輒着去又作火
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
燒之須臾融液斷絶船無所碍順流鼓棹逕造三山
孫皓遣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皓聞
濬軍旌旗雷甲燭天滿江威勢甚盛遂皆破膽濬入
石頭皓肉袒面縛出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

以時二人各有爭
功之心故有後言

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至江陵謂諸將曰
濬得下建平順流長驅不宜更受制于渾我若不能
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比至秣陵王渾要令整過論事
濬舉帆直指報曰夙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
斬張弟等頓兵不得進而濬乘勝納降渾忿表濬違
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濬違詔昧利濬上書自理曰
前至三山渾軍北岬臣因風發乘勢造城無緣過船
與渾語夫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豈顧嫌疑
渾又論濬得吳寶物濬復表言昔樂毅伐齊有功遭
謗出奔今渾虛增斬獲張弟時首級以欺陛下而又

范通此言足為將
家之法

諛臣此臣所大怖也。濬自以功大為渾所抑，每進見輒自陳，或不勝忿，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范通謂濬曰：「卿功美矣，恨所行居功未善也。」旋旆之日，角巾松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相如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偏也。」

按濬素有大志，亦有才，故能立大功而惜其不善居功。如范通所譏，然曰：「以鄧艾為監，則亦自保之道也。」

○晉馬隆 字孝興，東平平陸人。

請勇士三千以討
羌虜，此知兵無選
鋒之戒。

初，晉欲伐吳，詔求猛士以濟武功。兖州舉隆為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為羌虜所殺，帝臨朝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平，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略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及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二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自至武庫，選杖給三年軍資。於是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萬眾，或乘險以遏隆師，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

依八陣圖作偏箱
車，此是踐墨隨敵
以決戰事，亦車戰
之法。

令軍士負農器使
虜不倍以是兵以
許立以利動

所及應弦而倒。間發奇謀。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披犀甲。無所留碍。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羗虜前後被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羗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大戰。斬之。復賜爵加秩有差。○太康初。為西平太守。帥兵屯據西平。時南康成癸為邊患。隆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按隆勇智俱全。故能遠破羗虜。且其依八陣圖作

車戰之制。尤為可法。

○晉周魴。字士達。汝南安城人。

元帝命魴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魴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得為害。弢又遣張彥隔豫章。焚燒城邑。時王敦領溢口。遣繆裒。李常與魴共擊彥。斬之。及暮。魴與賊隔水。賊衆數倍。魴自知力不能敵。乃各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前。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魴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還。掩宜急渡水。北既渡。斷橋。

偽作官軍未救而
賊退以是形之敵
必從之

魏拾杜子室物取
賊以失解兵勿食
之戒

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遂歸。○玳遣杜子保廬陵。鮪
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
及兵糧繼至復攻子廬陵。子大擲寶物于城外軍
人競拾之。鮪圍陣亂。子突圍而出。鮪率軍追之。獲鞍
馬鎧杖不可勝數。○惠帝以侍中第五琦為征南大
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魯柰瞻胡
混等並迎琦奉之。聚兵數萬向江陵。王敦遣從弟王
廣督趙誘朱軌等討魯。反敗誘軌。並遇害。魯遂徑造
沔口。大為寇害。元帝命鮪擊之。鮪兵八千進至沌陽。
魯等銳氣甚盛。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俟兩甄皆敗而後
鼓進此是畫敵陽
節乃盈吾陰節以
勝之

擊魯于三十步是
善戰者其節短

乃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
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魯畏。鮪先
攻左右甄。自旦至申。兩甄皆敗。鮪聞鼓音。選精銳八
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吾鼓。乃進。賊未至
三十步。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魯遂大敗。鮪夜
追之。諸將請待明。旦。鮪曰。魯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
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魯走固武當。後鮪步將蕪涅收魯。并第五琦葉贍胡
混等。送王敦。斬之。鮪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聞王敦
有不臣之心。常切齒。故終鮪之世。敦不敢逞逆謀。

按飭用兵識虛實之勢察盛衰之氣審勞逸之機
有古名將風且不從王敦尤其大節服人處

○晋陶侃 字士行鄱陽人

陳敏之亂荆州刺史劉琦以侃為江夏太守加奮揚
將軍敏弟恢未寇武昌侃出兵禦之或疑侃與敏有
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恐有異志琦曰侃忠貞豈
有是事侃潛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琦以自固琦
引為參軍資而遣之○侃與諸軍併力拒賊以運舡
為戰艦或謂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耳
于是擊恢所向皆勝○時值飢荒山陝多斷江劫掠

遣二子詣琦自固
此即歐能遣子從
征之意

誘執王義右左因
使向賊此是因利
而制叔

賊保冷口而侃備
武昌以是守其所
不攻與周亞夫移
世東南者同

侃令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乃西陽王義
之左右即遣兵逼義令出向賊義縛送帳下二十人
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侃為武昌太守帝使擊杜
弢時周顛為荆州刺史先鎮守水城賊退保冷口侃
謂諸將曰賊必移步向武昌吾當還城已而賊果增
兵未攻侃使朱伺等逆擊破之○杜弢將王貢精卒
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
使鄭攀陶延夜襲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
還襄城侃遥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軍錢父死
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順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

因貢辭色而諭降之此與張遼招降昌稀者相似

知弓偽降而先備封口此是知其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以書諭温邵而惧走此是屈人之兵而非戰與李左車下齊之計同

聞言歛容下脚。辭色俱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未降。而獲敗走。○王敦忌侃功。左遷為廣州刺史。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納。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附王敦。改交州。未行。會杜弋據臨賀。機勸弋取廣州。弋遂與温邵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弋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于封口起發兵車。俄而弋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機。斬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于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侃

收掌木屑竹頭具見此復中原之志

不築查浦壘而築白石壘賊果驚走

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干。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因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屑布地。及桓温北伐。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各如此。○蘓竣作逆。侃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曰。查浦地

是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不救大業而攻石頭此是攻其所必救

料部默殺劉嗣為矯詔此與漢昭辨上官桀之詐者同

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枕頭固可容數千人。賊未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商美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緩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美議。竣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竣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鄧世斬竣于陣中。賊眾大潰。○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嗣。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宋夏等據湓口。自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馮中詔呈侃。侃叅佐多諫曰。默不彼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

不款分守邾城此吳地有所不守

少不出胸懷。且劉嗣為朝廷所禮。雖委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不過因隙欲騁其縱橫耳。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蘇竣之役。謀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持強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以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大敗。

按侃用兵。梅陶稱其機神明。察似魏武。忠順勤勞。

似孔明而謝安亦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嘗得法外
意諒夫

○晉謝玄 字幼度

謝石舉玄此是內
舉不遵親

玄欲向晉城而超
解彭城退保此是
奪其所爰則聽

玄有經國方略時朝廷求文武良將以禦北方其叔
父謝石以玄應舉郗超聞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
必不負所舉拜為建武將軍○符堅將彭超攻晉將
戴逵于彭城玄遣將高詩何謙等率兵救之乃遣小
將田泓沒水潛行報知於逵時彭超輜重置于留城
玄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遂馳進
解彭城圍○符堅進攻壽陽列陣淝水玄軍不得

秦軍亂不能止而
晉遂勝之此是亂
而取之

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臨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
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戀而觀
之不亦樂乎堅將皆謂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
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少却令彼得過而我以鑊騎數
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麾軍使却衆因亂
不能止玄即以精銳八千渡淝水南決戰射中堅斬
融餘軍奔潰聞風聲鶴唳皆謂玉師至自相踏藉溺
水與餓凍死者十七八詔加前將軍○玄乘勢進攻
兗州平玄患水道險阻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之
謀堰呂梁水樹梁立土塘擁二岸之流以利漕運自

晉書

晉書

晉書

許降可也復觀宋以資盜則為失策矣

此公私利便○玄又進伐冀州遣劉牢之提礪激部滿據滑壘顏雄渡河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走之丕請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守黎陽王魏皆降加都督徐克青豫冀幽并七州軍事

按玄以八千兵破秦數十萬眾可謂以寡勝眾矣要之請秦退兵而渡河決戰終是險事其得勝者以符堅恃眾氣驕不知畏慎故也

○燕慕容恪字光恭之子

恪智勇相濟累建大功燕王雋死建業諸臣皆謂中

桓溫畏恪不敢輕謀此是輔周則國必強

出入惟一人相從此是安輯群下之道

專以恩信御物使士卒親附之道

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所憂方大不可輕也○恪出入每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眾何依於是人心和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略不以小令勞眾臨終告燕主暉曰臣聞報恩莫大于為士版築猶可况國之懿藩乎吳王文武兼才可任以國政不然恐二寇必有闕閫之計言訖而終

按恪恩信足以附眾威望足以懾敵燕將之首出者矣

○秦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

捫虱談世務是其氣度之弘遠

堅以猛比孔明益固難當而欲以先主自比又妄矣

猛之治政如此故致富強而秦堅遂有吞晉之心

猛博學好兵書。氣度弘遠。隱華山。懷依世之志。桓温入関。猛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若無人温察而異之。符堅聞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意氣相孚。後堅加猛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之。堅曰。卿昔在布衣。朕龍潜弱冠。朕竒卿于暫見。擬卿以卧龍。卿亦異朕于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于千載之會。朕今欲從容于上。望卿劳心于下。洪濟之務。非卿而誰。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不刑。無才不任。

猛此言非是為晉謀乃善為秦謀所謂知彼知己者也

于是國富兵強。堅甚敬重之。猛性剛明清肅。于善惡尤分。微時一飯之恩。睚眦之忿。無不報。時論以此少之。寢疾。堅問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歿。

按當時晉雖微弱。猶為中華主。猛不合事秦。如彼才智。以治秦者。治晉。晉亦可當強。乃徒為秦用。惜哉。

○宋檀道濟 高平金人

料晦不戰自潰以
是三軍可奪心

唱籌量沙此是弱
而示之強乃形兵

宋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附議者請殺
所獲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什而
遣之于是中原感說歸者甚衆○文帝使道濟西伐
因問其策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聞十策晦
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
非其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征討必未陣
而擒時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誅忽聞未征遂不
戰自潰○道濟北畧河南與魏軍轉戰多捷至歷城
以資糧竭乃還時有降魏者以糧絕告魏於是宋軍
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

徐出外圍亦是弱
而不之強

宋之收濟乃由說
害實宋之自戕也

上及旦魏軍見資糧有餘不敢追以降者妄報斬之
○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命軍士悉甲身自
服乘乃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雖不能
定河南全軍而返雄威大振魏甚悼之○文帝寢疾
彭城王義康恐其晏駕莫能制道濟乃召道濟入朝
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勛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
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
乃悅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遂有飲
馬長江之志

按道濟有料敵之明識形兵之法宋之名將也乃

以說聞被禍宋不可保矣

○宋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

宋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乃命鎮惡率前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即晝夜兼行揚穀上兖州劉毅信之不虞其為襲已鎮惡至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行前恩軍在前鎮惡繼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張號令若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往襲城江陵百姓皆謂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毅將朱顯之問劉藩所在軍人答曰在

揚言劉藩未上以
襲劉毅所謂兵以
詐立

前西征江陵舍舟
步行為襲取計後
北征長安亦棄舟
登岬為勵士計

後及後軍至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始知非藩上遂躡馬告毅鎮惡亦馳進得入城因風放火燒南東二城門城中猶不知武帝自未及聞武帝來人情離解毅即出奔佛寺自縊江陵平後二十日武帝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為前鋒屢戰皆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艤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皆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

謂去家萬里惟死
戰可立功此是激
勵士卒

既任守將而又使
相畧非任將之道
故卒喪亡

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
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武帝勞之曰成
吾霸業者卿也○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沈田子與
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次子義真及田子與鎮惡守
長安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
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
人常有猜心後二人俱會傳弓之壘田子求屏人語
因斬之弓之奔告義真義真執田子以專戮即殺之
按鎮惡行兵有謀畧善以掩襲取勝惜以功為人
所忌弗獲善終

○梁常璩

字懷文京兆杜陵人

挫其驍勇而攻破
其城是先奪其心
也

堰堰肥水以灌合
肥即智伯灌晉陽
之計但智伯反敗
而敵幸勝耳

梁武帝遣叡攻魏小岷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
中忽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
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
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
之其城自拔遂進兵魏軍敗因急攻城拔之○叡攻
魏合肥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
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兵鑿堰叡
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于堰以自固起閘艦高與合
肥城等四面臨之城遂潰俘獲萬餘所獲軍資無所

後兼行軍者輜重
在後以獨置之在
前防敵躡後也

旬日至邵陽是兵
情王速

私○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
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合肥既平有
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後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
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叡威名不敢近○魏中山王元
英攻北徐州園刺史昌義之於鍾離擁兵百萬連城
四十餘梁武帝遣曾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
不敢進帝怒遣叡往會宗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
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
鍾離今鑿穴而處負兵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况
可緩乎旬日至邵陽即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

比曉營立是神手
神乎至於無敵

叡以步兵退大眼
騎兵是用其所長

以火攻勝魏于邵
陽

塹立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
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叡募軍士善水者
潛行水底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城守城中始知有
救人皆百勇叡結車為陣魏將揚大眼聚騎圍之叡
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魏兵敗走魏人先于邵陽洲
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踣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
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聞艦競發皆臨城壘以小船
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
柵斫橋倏忽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親自搏戰魏兵大
潰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者如之元英脫走餘數十

為將當有怯時是
知不若則避之

不先舍食是視卒
如愛子

萬皆降○司州刺史馬仙里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
三關擾動詔叡督軍援之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
更開大塹起高樓衆議其柔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
怯時是時元英欲追仙里以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
退○叡愛惜士卒營幕未立終不先舍井灶未成亦
不先舍食被服死于宦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
竹如意以麾進止

按叡蒞事最勤御下有恩水軍步軍皆調度有方
故一戰而拔小峴再戰而破合肥三戰而保邵陽

○梁王僧辨字君才

星墜火散龍出城
外此皆敗亡之兆

祥許子仙降是誘
而擊之

益風止息群魚引
羅祥雲覆軍雙龍
夾行此皆將興之
兆

侯景反梁武帝命僧辨率兵討之攻郢州即入羅城
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破散
有龍自城而出五色光輝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
之遁走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
辨祥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辨遣兵掩擊
擒子仙子和等送江陵郢州平○僧辨發江州直指
建業中江風浪甚僧辨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命伐
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否則請從此逝言訖風息自
此遂汎安流有群魚躍水飛空引慕官軍上有五色
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敗走

取下無法將之大戒

暴雨注軍兩龍飛去以洪雅將亡之兆

僧辨入據其城○僧辨雖有滅賊功而馭下無法諸將進據臺城縱軍擄掠驅逼居民百姓翻思景焉○時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當興湘州賊陸約遂奉李洪雅為將軍尊事為主鼓吹羽儀翼從入長沙城軍發之時天日清明忽然風雨賢人謂為泣軍百姓竊知其敗又有兩龍自江西城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觀之父老竊謂地龍已去國其亡乎約造大艦一名三王艦以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為元帝所害故畫像于艦每

僧辨以賊無備則率兵進戰而敗之賊以僧辨無備則蒙循直進反被擒斬何也賊無備而僧辨實素備也據床不動是將重而軍不可擾也

戰必祭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精銳乘之。僧辨憚之稍作連城以遏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親舉旗鼓以誡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辨別命多壘圍之。自出臨視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蒙循直進。僧辨上據胡床。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

按僧辨初討侯景。陸約在賊。皆有凶兆。而在僧辨皆有吉兆。乃知其人謀固密。而其得天者亦不可誣也。

○陳吳明徹 字通昭秦郡人

以明徹統軍不和而召還此恐上下不同款則不勝也

料景和不敢戰而遂疾攻王琳破之

明徹嘗就汝南周弓正學天文孤虛遁甲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負陳武帝竒之命為安南將軍及文帝即位命明徹總衆軍討周迪以雅性剛直統軍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殖代明徹還朝陳宣帝初受命北征齊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和國城及金城明徹命軍中益修攻具又遏淝水灌城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將皮景和領兵數十萬來救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明徹曰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

上料敵制勝之道所謂出其不意也

凡以水灌城者必用船以進攻今王軌用車輪斷船路故陳將沮而欲退此亦可為禦水攻之法

于是躬環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景和懼而遁走○陳宣帝命明徹北侵徐兗軍至呂梁周之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遏清水以灌其城攻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王軌救之軌經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安木以鍊鎖貫車輪遏斷船路陳諸將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適明徹疾篤遂從烈議遣將率馬數千前還即自決堰乘水力以還軍及至清水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被執

按明徹前勝齊軍于壽陽者以料敵之審也後攻周軍于徐州而反敗者則以王軌之救將不比皮景和而以車禦船計不得施故耳

○魏崔浩字伯深

浩博覽諸書長于計謀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濟河西上求假道浩曰臣觀裕意欲乘姚氏衰危而伐之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不若假之水道使得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此亦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必德我假道之恩姚氏勝亦不失救隣之名况裕得關中遙遠難守

關兩虎而收利此是乘其弊而起

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不勞兵馬坐觀成敗聞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群臣皆謂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魏主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于畔城被晉將朱超石所敗魏主悔不用浩言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料其勝否浩曰姚興死子幼裕乘其危亡以本克之必矣已而裕果滅姚氏○宋武帝即劉裕殂魏主欲取澹陽武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句侵齊聞齊侯卒乃止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宜遣人至江南吊祭恤其凶灾布義風於天

待宋變起而後伐之亦即乘弊而起之法

浩欲先略地而後攻城深得吞併之法可惜不用

謂攻小城必損軍威此是城有所不攻

下。且裕新死。黨與不親。不如俟其強。臣爭權變難繼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乃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今裕死伐之。何為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因諫曰。先攻城先畧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于固守。今以大兵攻小城。若不時克。損威傷重。不如分軍掠地。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武牢。及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公孫嵩表請先圖其城。斤等遂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衆惡浩正直共毀之。遂遣歸弟有事則召問焉。○時諫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浩曰。往年以來。熒惑

謂五星出東方利于西伐。此是知天知地

謂風道無常是禁祥去疑

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于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命奚斤等擊蒲坂。而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進。舒陳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而來。揚沙昏暝。或謂天不助順。請避之。以待明日。浩曰。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至山後。離絕。宜分軍隱山。前急擊。出其不意。風道在天。豈有常也。帝乃命分騎擊敗之。○赫連昌太史張深來說曰。今年乙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帝意。

此段辨別天官之說何等明決

不決召浩與深辨之浩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
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
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
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太
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別懷志意
奚斤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
以來日行奎昂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
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意遂決
或謂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我師行千里其誰不知
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

料南軍心不來侵蠕蠕必無備可擊後果如言蓋審于料敵者也

謂蠕蠕無備而請掩擊以是攻其無備

今年不推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併西國以來
南人恐懼揚散動衆以衛淮北彼此我南彼安我息
其勢然也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
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西未寇抄今
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可一舉而滅
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遂行及軍至其境蠕蠕久不
設備于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斬獲
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
還南軍卒不敢動如浩所料○南藩諸將表宋師欲
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

浩既謂不可先發以違天時又謂不可增兵以招實禍蓋恐亂軍引勝也

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魄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以南土下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待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統漳水造船以為備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以南精兵驟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驚擾懼于滅亡必悉發精銳未備北

論親不得天時地利人和不當增兵佐守先張虛聲以招實禍

境及後審知官軍有敵無實恃其先聚往來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是欲張虛聲而反招實禍矣且今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失匿于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者無一即自守猶恐不安何得先發以攻人哉帝聽從公卿衆議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瑯琊王司馬楚

以論蠕蠕當伐惜
為劉潔所阻

此論當急擊永宗
是兵情主速

等屯潁州于是寇未遂疾○帝又将討蠕蠕劉潔致
異議帝乃召浩問之浩曰北土多積雪至冬虜常避
寒南徙若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遇則可擒帝然
之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
已計不行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圍逆賊薛
永宗壘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
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衆盛必
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城走車駕濟河聞賊走問浩
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
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

欲從北道先擊蓋
吳者勢險節短之
法也

擊蛇之法當先擊頭頭破則尾不能動愚謂宜乘勝
從北道先擊吳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
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
言帝悔之後因譖誅浩

按浩當列國紛紜之時善於計議兩謂劉裕不可
伐者欲乘其弊也兩謂赫連昌宜伐者以得天時
也以蠕蠕為可伐者以其無備且不慮南軍之侵
也且不欲先宋發兵以逆天時不欲增兵佐守以
招實禍以蠕蠕則欲掩擊以薛永宗蓋吳則欲急
擊動如所料誠所謂以謀勝者也

○魏長孫晟 字季晟

晟善彈射突厥攝圖求婚于周遣晟送公主至其牙
 攝圖見晟愛之與共田獵適有二鵞飛而爭肉攝圖
 請晟射取之晟見鵞相攫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
 諸子弟貴人相親學射其弟處羅侯為攝圖所忌陰
 與晟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悉皆知
 之晟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
 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
 征易于離間因上書言臣充外使具知夷情玷厥之
 于攝圖兵強而位下內隙已新必將自戰處羅侯者

晟能知敵之情故
 卒離敵心以成功

遣使離反間是親
 而離之

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常懷疑懼。為攝圖所忌。又阿
 波分居其地。雖受攝圖牽制。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
 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
 自防右地。又引處羅侯。遣連奚。則攝圖分衆還備
 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間。十餘年後。乘釁討之。一舉
 而可空其國矣。上大喜。遂遣元暉使玷厥。遣晟使處
 羅侯及阿波。縱反間。令其自相猜忌。陰誘內附。已而
 晟為秦川總管。出討達頭。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
 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乃大驚。曰天
 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斬千餘級。○晟在大

達頭飲毒水而死
 是不知餌兵勿食

現赤氣而請伐匈奴是知天知地

易馬出圍此是愚其耳目

利城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清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兩足下垂彼地謹檢兵書以名麗血其下之國必主破亡。歎滅匈奴正在今日召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伐達頭達頭潰西奔吐谷渾

按昔班超使西域借夷之力以攻夷今晟使突厥離夷之心以破夷皆能立功異域者也

○魏于謹 字思恭河南洛陽人

謹嘗出北境為賊所圍所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謹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塞○謹告太祖曰關中秦漢之都昔

得地利

偽降而表擊是攻其無備

因蕭奮此蕭綽有隙而欲其未附是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今宜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兇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桓文之業千載見也太祖大說已而齊神武逼洛陽謹遂從魏帝西遷關中○謹嘗從太祖叩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于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旗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以大軍得全○時蕭奮與梁王蕭綽有隙據襄陽未附于魏因請出師魏命謹率兵出討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綽之計將欲何如謹曰耀兵漢沔

古今合法專

古今合法專

古今合法專

料絳必出下策此是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雖果據守不移出其下策故得圍而破之也

席捲渡江當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郟內居人退保皇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絳定出何策謹曰彼必出下策蓋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不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絳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尚當保羅郭故必用下策也謹乃遣將先據江津斷其走路策人立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王卒立梁譽為王

按謹事魏一則敵齊一則破梁而又建議遷關中

非有大智謀不能及此

○齊斛律光 字明月金之子

用卜法知吉凶是知天之陰陽

体恤士卒是視卒如愛子

光死而周武遂得入鄴是輔隙則國必弱

光年十七為齊都督見鵬飛雲表射中其頸旋轉而下時號落鵬都督每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笞背未嘗妄殺衆皆樂為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軍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所憚遭讒被殺血流於地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鄴

按光綽有將才特不和于衆屢致謠言惑主遂以

被禍亦自取之歟

○周宇文憲

周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大。討圍晉州時陳王純穎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雞樓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已而與齊兵相對會被敕追還率兵夜逐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翼日始悟時大軍去晉州憲為後拒憲阻水為陣齊將段暢至橋隔水問姓名憲曰我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即鞭馬去不敢追

伐栢為菴是象也
多障者疑也

知名而退是將置
可奪心

獲齊間而反令充
使是反間者因敵
間而用之也

○憲將過趙州時齊任城王諧廣寧王孝珩守信都令二人間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諸將曰吾所爭者天不在二人即放還令充使乃與諧書憲至信都擒諧及孝珩等

按憲謀略足以動衆威名足以懾敵故能屢破齊師輔成周業

○周常孝寬

叔裕京兆杜陵人

周文帝時孝寬為兗州刺史時東魏將段琛遣楊州刺史牛道常煽誘邊人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道常手迹令善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納欵意又為

落燼燒迹還令謀人送與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
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
道常及琛等嶠渾遂清○齊神武高歡傾山東之衆
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
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
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
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增架城
取之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
不絕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
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

蓋地道攻城與修
之法具見于此

孝寬之守玉壁曲
盡法制而高歡竟
不能破亦善於守
矣

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
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
楯莫能抗孝寬乃絳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有
垂於空中其車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
火規以焚布欲并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
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
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
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廢立木柵扞之敵不
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
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孝寬報

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須救援乎。適憂汝衆有不測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正復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死傷十四五。因發病。遁去。尋殂。周文帝嘉孝寬功。授驃騎大將軍。賜姓宇文氏。○孝寬鎮玉壁。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書。疏故齊人動靜。皆先知之。○汾州之北。離石以南。皆是生胡據

所遣盡力而齊人亦通書此見軍事其重子間

築城是據要害以生胡

所在築大是設疑兵

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柰地入於齊。無計誅剪。乃審其要處。築一大城。遣姚岳監築。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二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一日。計其軍行。二日方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功就。竟如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諸將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豈乏謀議。若棄嶠東

築華谷城以守汾北是我得利彼得亦利為爭地

第一策欲出軹關厚集諸軍百道並進

來攻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凌。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連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未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孝寬參軍曲嚴頌知卜筮。謂孝寬曰：「未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諶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人遺之於鄴。已而齊丞相斛律明月果被誅。○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三策。一曰：『邊功非際會難成。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互為掎角。并令廣州善自三鷓。又募山南精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

第二策欲廣儲蓄募勇悍

各募關河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百道並進。虜必奔潰矣。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鷓以北。禹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畜。募其勇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旋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饋餉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間必自離散。三曰：『今若更存遵養。相時興復。臣謂宜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駕遠馭。坐日蕪并矣。』書奏。武帝遣使重幣聘齊。

第三策欲結鄰好待時而動

重幣聘齊是用並

三策

先守五門塘堰而陳人退走是先處戰地而待敵者勝

後遂大舉定山東卒如其言○孝寬鎮玉壁武帝東伐過之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前驅武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為行軍總管固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既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然朕惟共少羊一舉平賊公謂何如對曰臣今衰老只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徇淮南北所在皆畚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告開塘放水即津

撒橋道多酒殺皆所以緩迴之追兵

濟路絕孝寬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時尉遲迴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迴遣人以書候之孝寬與語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使人至相州求醫藥以伺之既到湘陰逢長文奔還審知其狀亦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拆毀驛馬悉擁以自隨又諭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殺酒芻粟以待之迴果遣梁子康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過輒停留遂不及○詔發山東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進次懷縣永橋

舍懷縣而進攻武陵是城有所不攻又是懸板而動

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衝要雉堞堅固迴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略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破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遂引兵次于武陵入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進次于鄴破之迴窮逼自殺關東悉平○孝寬屢抗強敵有功凡所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按孝寬事周謀齊善用間諜善為掩襲且平齊三策剖析事宜真有謀之將

○隋楊素

字處道弘農華陰人

素少落拓有大志善屬文留意於風角隋帝命為詔

書下筆立就詞義兼美帝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臣無心圖富貴但恐富貴逼臣耳○素初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而遣之素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黃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晝日下船彼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

夜發則使人不知

古今事考卷之三

四十五王成齋原板

其迅速之故

不以鹿角為方陣
而為騎陣欲利進
戰也

素親率黃龍數千艘啣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
軍從南岸擊欣別軍。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
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擄其衆。勞而遣之。
秋毫不犯。陳人大說。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蔽江。旌甲
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曰。清河公即
江神也。○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總管。出
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慮胡騎奔突。皆以成車步
騎相參。蓋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
非取勝之方也。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
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

初以兩騎與虜並
入。次趣後騎擊之。
是始如處女後如
脫兔

令諸將以兵臨陣
而自以奇兵潛入
霍山是攻其無備

達頭遁去。○素出雲州擊突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
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
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
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虜
庭。○時漢王諒反。晉絳呂三州並為城守。帝以素為
并州道行軍總管。率兵數萬討之。素谷以二千人。縻
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
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
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進
逼并州。諒窮蹙。出降。餘黨悉平。○素多權略。乘機赴

先令三百人赴敵
是嘗敵之法如不
能陷陣而悉斬之
是尉繚殺其士卒
過半之意太酷不
可法

微功必錄是賞罰
孰明

敵應變無方。然大抵治軍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
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
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三百人赴
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
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
戰無不克。稱為名將。素恃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
抑。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從之。

按素善治舟師。善出奇兵。惜治軍過嚴。殺戮太慘
耳

三卷終

